

信宜曾经的广雅中学

罗本森

烽火弦歌,文脉不息。在信宜的教育史与革命史上,抗战时期西迁办学的广雅中学,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峥嵘记忆。这所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办的岭南名校,历经半个世纪风雨,早已成为广东教育的标杆与象征。在山河破碎、家国危难的年代,它辗转千里、落脚信宜水口村,以祠堂为校舍,以坚守为风骨,在粤西大地上播撒知识与革命的火种,写下“广博雅正、务本求实”的动人篇章,把名校风骨与红色血脉深深植入信宜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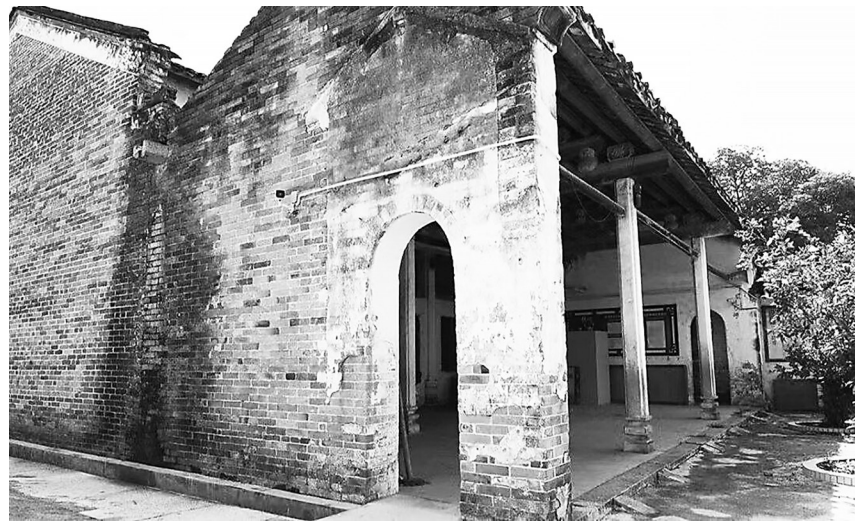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南大地烽烟四起,广州惨遭日军轰炸,城区校舍屡受威胁,正常教学难以为继。为保师生安全、延续文脉,广雅中学被迫踏上艰难的西迁之路。1938年广州沦陷,广州西村原校舍被日军占据沦为仓库与兵营,百年学府遭遇空前劫难。学校先迁顺德碧江暂避,然战火持续蔓延,粤中平原再无宁日,师生不得不再次启程。1939年2月,历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广雅中学辗转迁至粤西山区信宜县水口村,奉令更名为广东省立南路临时中学,以当地陆氏宗祠、陆心斋祠等宗族祠堂为校舍,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艰难复课。

彼时,校长黄慎之临危受命,奔走于粤西各县,一面找回离散的广雅旧生,一面吸纳流离失所的青年学子与本地有志青年。最初校园不足三百人,图书仪器匮乏,课桌椅不齐,黑板粉笔简陋,食宿条件艰苦。但师生同心、百折不挠,学校规模稳步扩大,逐步发展为完全高中12个班,在读学生600余人的完全中学,成为南路地区规模最大、师资最强、学风最正的学府。1942年春,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恢复广东省立广雅中学校名,在信宜水口村继续坚守办学,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迁广州西村。广雅在信宜扎根长达七年,这七年,是战火中的坚守,是绝境中的办学,更是教育救国的生

动实践。七年时光,是战火中的坚守,更是教育与革命的共生。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祠堂的青砖黛瓦便是讲台;没有完备的实验教具,师生的纸笔与满腔热忱便是武器;没有平整的操场,村前空地、田埂路旁便是晨读与操练的场所。广雅师生在艰苦环境中恪守治学初心,坚持传道授业、严谨教学,让“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校训,在粤西山区落地生根、熠熠生辉。老师们坚守讲台,清贫自守,同学们刻苦攻读、立志报国,课堂上书声琅琅,灯下笔墨不息,在硝烟里守住读书的火种,在黑暗中点亮文明的灯火。

与此同时,信宜广雅成为粤西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中心,更是中共信宜党组织地下工作的重要据点。在党组织领导下,广雅进步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以笔为枪、以声为号,把校园变成抗日宣传的前沿阵地。师生们成立进步学生组织“真社”,编辑墙报、创办图书室、传唱救亡歌曲,广泛传播抗日思想与进步理论;发起“三坚持、三反对”宣传活动,举行集会游行,声讨投降分裂行径,唤醒民众爱国热情;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在全校9个基层党支部中,广雅独占4个,23名党员成为革命骨干,带动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抗战形势趋紧,师生秘密组建游击小组,集资购置枪支、开展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武装斗争。林芳、郑诚、郑永成等一批师生为民族解放与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青春与热血践行报国誓言。他们以青春赴国难,以热血护文脉,让广雅的校园成为粤西抗日救亡的坚强堡垒。

广雅中学在信宜的岁月,不仅是一段办学史,更是一段鱼水情深的佳话。水口村村民以淳朴与宽厚接纳远道而来的师生,腾出祠堂、让出房屋、接济粮物,为学校复课提供最坚实的支撑。师生们也与村民朝夕相伴、守望相助,农忙时节



信宜广雅中学旧址。

助力收割插秧,闲暇之际开办夜校、传播新知,教村民识字明理、宣讲抗战道理,用知识与担当赢得百姓真心爱戴。这段岁月,也为粤西基础教育埋下优质种子,与同期迁来信宜的琼崖中学、勤勤大学等学府一起,汇聚成抗战时期粤西教育的一道亮光,显著提升当地教育水平,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革命人才,为信宜解放事业与后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如今,广雅中学回迁广州已近八十载,广州校本部早已焕新发展、英才辈出,而信宜水口村的办学旧址历经风雨,部分建筑虽已斑驳,却依然静静伫立,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陆氏宗祠作为当年主要校舍,被列入信宜古村落与传统建筑保护名录,成为不可移动的红色史迹。2008年,信宜市在水口村设立广雅中学支部遗址史迹碑志,以石为记、以文为史,铭记这段红色历史,致敬当年的师生与村民。多年

来,革命后代、文史工作者、校友代表多次前往旧址调研寻访,整理史料、修缮遗存,致力于将这里打造为集纪念、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广雅精神与革命薪火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信宜曾经的广雅中学,是烽火里不绝的读书声,是黑暗中闪亮的星火,是岭南文脉与粤西大地的深情相拥。它见证了一所名校的家国担当,镌刻着信宜的教育记忆与革命荣光;它把“广博雅正”的校训与“救亡图存”的信念融为一体,把知识的种子与革命的火种撒向乡野。这段历史,如祠堂前的古木,根深叶茂;如弦歌不辍的校训,历久弥新,永远留在信宜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烽火已远,弦歌未歇;文脉不息,精神永存。信宜与广雅这段相遇,早已化作历史长河中一段温暖而厚重的记忆,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梁瑜智

我的家乡在粤西吴川,茂南接壤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没有大江大河,却有一座中小型水库。库区面积大,湖汊密布。对于我们这些在水库边长大的孩子来说,年龄稍大,都会无师自通学会游泳。每到夏天,村里的男女老幼,一到傍晚便一拨拨来到湖里洗澡、嬉戏,日复日,年复年。但记忆中,每年都会发生谁家孩子溺水甚至死亡的故事。远远看到溺水小孩被大人捞起来裸身倒吊或头朝下脚向上晾放在黑底大锅上的样子十分吓人。

那件事发生在我读小学五六年的时候,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唏嘘不已。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跟着村民来到水库,仗着自己水性不错,一通扑腾渐渐远离了岸边。耳边的喧闹越来越远,晚风轻柔掠过水面,不知不觉间,竟孤身一人游到了湖汊的正中央。

就在我手脚轻划浮在水面前后左右翻滚、任意西东的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从脚底传来——双脚抽筋了!我心里一惊,这可是深水区域,这下麻烦了!晕眩袭来,我感觉身体在往下沉!还呛了几口水,十分难受。我忍痛挣扎着浮起来,手脚胡乱划动不让沉下去。我庆幸有这个本领。我想大声呼救,可喉咙像被水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半点声音,只能在水里无力扑腾。暮色四合,远处的村民依旧在说笑,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水中央,一个孩子正在“死神”对峙。也许他们以为,这个孩子正在远处上下浮沉玩水嬉闹表演高难度动作呢!

我循声拼命地往岸边游动,力气在一点点消失,殆尽,我真的撑不住了。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死神”就在我身边,死亡离人竟是如此之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有无尽的恐惧。我害怕极了,害怕就这悄无声息地沉下水底,害怕自己小小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发现我,哪怕能抓住一根稻草,也许就能获救。就在我接近绝望时,奇迹发生了,我下意识地向脚下一伸,脚尖竟触碰到了水底软软的污泥,我能站起来了!原来,我已漂回了浅水区,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自己救了自己!水里的人依旧在高声说笑,没有人知道,刚刚在水中央,有个十一二岁的少儿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生死劫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溺水经历。我很早便明白,溺水的悲剧,往往发生在会游泳的人身上,要敬畏危险,珍惜生命。

难忘那四年三地

张华文

苏轼曾用一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总结自己一生的功业。倘若套用此种说法,大约也可以用“问汝教师生涯,上双岭下沙坡。”回顾我曾经从事过的四年教学工作。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从廉江师范毕业,被县教育局分配回平定镇任教,始料不及的是镇教办把我安排到上双小学,感觉就像忽然跳伞坠落到地上一样。上双小学地处平定东部边缘,坐落于化州第二高峰飞鹅岭脚下,在外人眼里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家与上双小学仅一山之隔,从家里到家乡的大车小学和到上双小学的距离几乎相等,师范毕业回到上双小学,如同出游归来的游子,从家里出发又回到了原点,总有一种走不出大山包围的惆怅和困惑。其实有这种感怀的绝非只有我,当时与我们同期的师范毕业生在外镇是抢手的“香饽饽”,不是安排到镇中心小学,就是安排到圩镇周边的学校;而在我们镇几乎全都成了不受待见的“狗不理包子”,没有一个能进镇中心小学的,几乎全都被分派到镇四周边缘像上双、旺竹、红榄、积田等山村小学。

上双是个人口不足一千的小地方,当地的上双小学和许多乡村学校一样,由旧时的祠堂庙宇改造而成。它孤苦伶仃地处在一条小河的北边,背后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当地村民说小河的石破下游,曾淹死过一个被装进猪笼的大逆不道的逆子。从学前班到五年级(那时还

没有六年级)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全校教师七名,其中公办教师三名,除了我属于初出茅庐,他们都已成家立业。每每放学后,民办老师全都回家干活,家属在农村的校长和另一名公办老师,也常常返家帮忙,偌大的校园只剩下闲云野鹤般的我,宛如一个硕大的水缸只盛着一滴水,空空荡荡的让人心里发毛。有时周末独自一人留校,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间走过小河的石破,黑越越的感到脊背阵阵发凉。夜半醒来,室内时有老鼠爬过瓦面发出的啧啧声,抑或夜风吹拂如有人轻叩房门的卜卜声,窗外万籁俱寂,唯余流水潺潺,月落鸟啼,总让我想到唐人张继《枫桥夜泊》的清冷孤寂。彼时的我心如止水,脑子却忙碌起来,翻来覆去去度着要离开如此孤单冷寂之地,盼望能到一个规模稍大的学校去。

第二年秋季,试行校长聘任教师制,我如愿以偿被聘任到岭下初中任教。岭下离我家也不远,却是包含我家乡在内的岭下五个村委会的中心,有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圩市,卫生院、供销社、食品站、粮站、打铁铺、染布铺、缝衣铺……应有尽有。小圩上有两所学校,圩头是初中,圩尾是小学。岭下初中一半是原来的林氏祠堂,一半是公社时期扩建的瓦房,招收岭下五个村委会的小学毕业生,三个年级合计六个班(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约三百多名学生,教师人数十七八名。负责出纳

工作的教师刚好退休,校领导不放心从民师中聘任出纳人员,其他几位公办教师均以不懂业务为由婉拒,最后建议让我干这赶鸭子上架的事,并担任初三级一个班的语文教学。虽然我也百分百不懂财会业务,但初来乍到无法拂逆众人之意,只好勉其难而为之。

我分门别类把收入和支出的票据放置于两个不同的抽屉,学杂费收据以班为单位各班一查,缺交的各附名单于后,其它杂项收据为一查;支出票据以月为单位各月一查,公私款项严格分开,做到公私分明。当时还没有计算器,我也不会计珠算,临近学年结束的前一周,我才请一位会打珠算的老师帮忙算出每查票据的总额,再详细记入学校的收支账簿。学校财务小组由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组成,清账时先清点现金和银行存款数目,然后逐项审核每笔收支,大家检举揭发般地三尺查找收入项目是否还有遗漏,直到丝丝合缝滴水不漏才算过关。

社会上曾传闻教师普遍抠门,说他们先分狗粪再分狗肉,为的是保证分配公平。此种说辞不免夸张,但从我领教过的学校财务审计来看,教师的执着和较真委实非同一般,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本来我答应只做一年出纳,他们也以为我做财务不过“南国吹笙”而已,却想不到恍如“庖丁解牛”有条不紊,在他们眼里我已非复“吴下阿蒙”。他们希望我重操旧业,然而为了辞去财务工作,

也为了规避“远香近臭”“本地姜不辣”的偏见,我向镇教办申请调离岭下片。

第三年秋季,我从平定最东边的岭下调到最西边的沙坡初中,两者相距二十公里。虽然依然如西伯利亚一样的偏僻,但最初却给我一种《诗经》中“适彼乐土”“爰得我所”的欣喜。因为那儿与广西的清湖镇接壤,鸡鸣两省,出入清湖圩购物异常方便快捷;若干年前就用了电灯照明,与还在使用煤油灯的岭下片相比,犹如天上人间;而且还有年龄相仿,感觉志同道合的三三位老师。

第四年秋季,我又被调回岭下初中,学校依然让我重操旧业。我并不推辞且乐意而为,因为我决定要参加成人高考,获取大专乃至大学学历,成为一名合格的初中乃至高中教师,以实现自己立志于教育之志。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人书。”专注于复习备考。一年后的秋天,终于如期考取了茂教中文系带薪进修。两年后毕业突然转行进入行政机关工作,彻底告别了摸爬滚打数年的教育岗位,仿佛曾有“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遗憾。

但是,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道:“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人生,从前往后看全是变数,从后往前看全是定数。“如果当初我没有转行,还继续留在教育战线教书育人,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也不知道。

书房梦圆

谢秀凤

我们夫妻都是教师,对于书的珍爱犹如饥汉之于面包,父母之于孩子。每每把一册册崭新的教科书抱回家中,将一本本心仪的书刊到书店淘回案前,闻着那馨于鼻尖的缕缕书香,总会情不自禁的萌生出要给它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强烈愿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刚结婚的时候,学校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单间,卧室和客厅都是买当时农村用来晒谷的蔑篾间隔出来的。那时候学校还没有集体办公的制度和场所,课后老师们都是各自回家备课批改。业余时间,先生沉迷书法,我钟情文学,而学校只分配给每个教师一张办公桌,属于我的那张,我能利用的却只有桌面和两个抽屉,桌子一头竖立的柜桶全被先生占用来放宣纸,看见我把文学书刊、教本教参堆放床头、枕边,他苦笑着给我画大饼:“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就做个大书柜,各占半壁江山。”

新世纪初,我们住进了教师集资楼,一厅三房,不到七十平方,三张床、两个衣柜和一张书法用的写字台各居一隅后,已没有书柜的立锥之地,无奈之下,只好趁着墙壁做了个五层书架,书架落成,先生先下手为强,将他的宣纸、书法报张、毛笔、墨砚、墨汁等满满当当的摆了上去,我购置的文学书籍,只能挤挤挨挨的躺在书架的最底层,彼时彼景,我突发奇想,哪天拥有一套大房子,一定要空出一间做书房,让所有的书籍各得其所。

2020年秋天,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不想当房奴而选择租房居住,我们便用所有的积蓄和住房公积金,在市区按揭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装修的时候,特意把朝南采光最好的一间布置成书房,在房子的东墙做了一面大书柜,一排抽屉将书柜分隔成上下两部分,下面几个大柜桶按宣纸长短作高低分格,存放新购的宣纸和先生写好的几千幅隶书条幅;上面则按书本规格大小,六十四开、三十二开、十六开、八开……层递而上,从字典到名著,从文具到报刊杂志,各就各位,静候在透明的书柜门后,一目了然。先生退休后,常常一头扎进书房,打开音箱按钮,在一曲曲旋律优美的背景音乐中泼墨挥毫,即兴创作,日复一日,沉浸在他的书法世界里,乐此不疲。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过: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无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与先贤相比,我等难望其项背,可闲暇之余,踱进书房,用贪婪的目光扫描书柜,轻翻书页,朝谒孔子,参访太白,悲伤着黛玉“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伤,快乐着东坡“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快乐……也是人生旅途中一场以人为镜,涤荡灵魂的修行。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民阅读已成为人们为精神层面追求的一道靓丽风景,书房也随之成为一个家庭软实力重要标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房是物质和精神两者共同塑造的风水宝地。我自豪,圆了书房梦,我欣然;吾心安处是书房。

笔墨欢歌度余生

王崇宁

在机关工作的岁月里,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面对繁杂的工作,从不推诿懈怠;遭遇困难与挑战,始终迎难而上。一路走来,有奔波的辛劳,有压力的重压,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但更多的是完成工作任务后的踏实,是服务他人后的欣慰。这段历程,让我学会了沉稳与担当,历经了风雨,也遇见了彩虹,每一份付出都有了回响,每一段坚守都有了意义。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已告别职场,步入退休生活。退休后的日子归于平淡,但我也甘于寂寞。我自幼偏爱文字,心中始终藏着一份文学梦。退休后,我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拾起笔墨,潜心学习写作。从提笔生疏到慢慢得心应手,我将人生的感悟、生活的点滴、岁月的情怀,都倾注于文字之中,在字里行间安放心灵,书写心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小有收获,有幸被聘为信宜作协顾问,又成为茂名市作家协会会员。曾有习作

在《人民日报》(人民号)、“学习强国”、《源流》杂志和《茂名日报》等主流媒体中刊发。其中,《嫂嫂脱贫》获“学习强国”举办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征文一等奖;《我与电子技术的缘》也侥幸入选广东省老干部局与羊城晚报社举办的“红霞礼赞·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集,是全省作品筛选的100篇之一。这份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笔耕不辍的决心。文字于我而言,不再只是爱好,更是与世界对话、与岁月相拥的方式。笔下流淌的不仅是字句,更是我半生的阅历与滚烫的热爱。

除了文字,我还结缘音乐,加入信宜市文化馆梅岗歌坛,为歌坛的各项事务尽心服务。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闲暇之余,我开始学习作词作曲,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化作一句句真挚的歌词、一个个灵动的音符,比如《相约梅岗歌坛》《蔷薇颂》《我在甯

州等你》《食惯嘴的牵挂》等歌曲常在歌坛中传唱。从不懂乐理的新手,到慢慢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在歌声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旋律里传递心中的热忱。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为创建文明信宜注入了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六十三载,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也是新的起点。回首过往,感恩岁月的馈赠,感恩每一段经历,感恩遇见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讲台之上的青春岁月,还是机关工作的沉稳时光,亦或是退休后笔墨欢歌的惬意日子,都构成了我完整而丰盈的人生。历经风雨,方知彩虹之美;尝遍百味,才懂生活真谛。

如今,六十三岁的我,心境平和,心怀热爱。往后余生,我愿继续以笔为友,以歌为伴,守着心中的热爱,写人间烟火,唱世间美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善待自己,温暖他人,在平淡的岁月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精彩,让晚年生活如诗如歌,温暖绵长。